

新媒体语境下网络语言的修辞特点研究

高颖欣

绍兴大学, 浙江绍兴, 312000;

摘要: 新媒体语境下, 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互联网普及与智能终端的广泛使用, 从以往被动接收者转移到主动参与、双向互动的网络环境中, 催生出网络语言生成与扩散。本研究通过对网络语言在新媒体上的传播环境, 分析其修辞特点和形成机制。具体来说, 在词汇方面, 采用谐音、缩略、旧词新用等多种方式增强表达的经济性与创新性; 在句式方面, 采取反问、设问、排比等方式增加沟通的互动性与情感张力; 在语篇方面, 采用不同模态符号组合所提供的意义建构与群体认同等方式实现表达的协同与一致, 这些均是技术赋权下追求传播效率带来的结果, 也是青年亚文化社会身份标识与心灵共鸣要求而形成的表达形式。网络语言修辞的演变代表着当今时代社会传播方式的改变与语言生态的变迁, 他们对原有传统修辞规范的突破和重构, 丰富汉语表达, 也为进一步推动语言规范化治理提出了新的思考。本研究旨在为人们更好地认知网络语言, 引导网络语言规范化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 新媒体语境; 网络语言; 修辞特点; 多模态符号; 群体认同; 语言规范化

DOI: 10.69979/3029-2735.26.02.113

引言

新媒体时代出现后, 信息传播的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 传播更快, 互动更强, 覆盖面也更大。互联网的普及和智能终端的常用, 使用户能在较短时间内获取并转发大量信息, 传统媒体单向输出的局面随之松动, 受众也逐渐不再只是接受者, 而开始参与内容生产和传播。交流因这种双向互动而更高效, 语言表达也变得更灵活, 网络语言由此获得了生长条件。开放的传播环境又让不同年龄、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人持续汇集, 网络语言的创新和扩散因此加快。在这种情形下, 网络语言迅速兴起, 并借助微博、微信等平台, 从虚拟空间进入日常生活。起初, 它多出现在聊天室和论坛的简化表达中, 后来因简短、生动而逐渐被更多人接受。它之所以广泛传播, 也和人们追求表达效率、个性呈现及群体认同有关。网络语言的出现和流传并非单由某一因素造成, 而是技术发展与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演变也折射出当代传播方式与语言生态的变化。

1 网络语言的修辞特点分类研究

1.1 谐音

谐音是网络语言里较常见的一种语音修辞, 主要借汉字或拼音同音来让表达显得更轻松、更生动。比如“666”本来只是数字重复, 进入网络语境后常被看作

“溜溜溜”, 用来表示称赞。它不只增加了趣味, 也让情绪表达更明显。像“斩男色”又被说成“斩男色号”, 就是通过语音联想对原词重新改造。这类说法用得很多, 也能看出网络语言一直在变化, 并和社会文化彼此影响。

1.2 拟声

拟声词以模仿声音来增强表达的直观感, 在网络语言里很常见。像“嘎嘎”多用来写笑声, “嘤嘤嘤”常见于委屈或撒娇, “哈哈”则多半在传递愉悦和认同。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字交流里语调缺位的不足, 让书面表达更有感染力。这类用法的流行, 一方面说明网络语言吸纳了口语色彩,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代人更看重语言的趣味和鲜活。

2 词汇层面的修辞特点

2.1 缩略

缩略是网络语言里常见的词汇修辞, 主要靠压缩表达来提高传播速度。像“yyds”就是“永远的神”的拼音首字母, 形式短, 输入也方便。这类说法一般保留了原词的关键信息, 所以在社交平台上往往传得很快。它顺应了网络交流节奏快的特点, 但用得过多, 也可能增加理解门槛, 并对语言规范带来一定影响。

2.2 旧词新用

旧词新用，是把原有词语放进新的使用场景，由此形成新义。以“种草”为例，它本来指栽种植物，如今在网络语境中常用来表示推荐商品、引发购买意愿。这类语义转变扩大了词语的表达范围，也反映出消费文化对语言的渗透。它一方面带来新鲜感，另一方面也使网络语言更贴近当下，传播起来更快。

3 语法层面的修辞特点

3.1 词性活用

网络语言里，词性临时转换较为常见，即词语在具体语境中改换原有词类用法。比如“我百度了一下”里，“百度”本是名词，这里却作动词，表示搜索；“微博一下”也属此类。这种说法更简便灵活，也反映出网络语言对传统语法边界的突破。

3.2 句式创新

网络语言在语法上的活跃变动，往往先体现在句式翻新上。以“xx 它不香吗”为例，表面是反问，实际表达的是肯定，正因说法新鲜，才迅速在网络上传开。不少固定句式也因为简短、生动而被频繁使用，既更便于传递情绪，也更容易留下印象。这样的句式变化扩展了语言的表达空间，也为网络文化传播增添了新的说法。

4 网络语言修辞特点的社会文化心理分析

4.1 求新求异心理

新媒体环境中，网络语言作为新出现的交际工具，其修辞特征与人们追求新奇、区别化表达的心理有直接关系。信息传播更快、范围更广之后，传统表达已不太能承载个体的个性化诉求，于是网络语言借助谐音、缩略、旧词新用等方式，持续生成新鲜而有创意的说法，以吸引注意并形成区分度。比如“666”是“溜溜溜”的谐音写法，既减少了输入成本，又因数字形式带来更强的视觉感受，因此很快进入日常交流和网络文化。这种求新求异的心理，推动了网络语言修辞形式的丰富，也折射出当代社会对创新表达的明显需求。

网络语言的修辞特点，也折射出年轻群体对身份展示的看重。在互联网平台上，用户往往借带有个人风格的表达凸显差别，并在虚拟社交空间中勾勒较鲜明的自我形象。这类表达需求不断催生新说法，继而形成“符号大生产运动”，也就是网民借助新媒体技术生产并传播个人色彩较强的语言符号。已有研究指出，网络语言

变化很快，原因并不只在技术发展，也与人们追求新鲜表达密切相关。就此而言，求新求异的心理，是网络语言修辞特征形成的重要因素。

4.2 从众与认同心理

网络语言修辞之所以传播很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会主动模仿、使用它，以便融入网络社交群体；更深一层看，这背后指向的是对群体归属和身份认同的需要。进入互联网时代后，社交媒体逐渐成为获取信息、表达意见和建立联系的重要空间，网络语言也因此成了虚拟社群里默认通行的表达资源。个体想进入某个特定社群时，通常会先学习并采用其中流行的说法，比如“yyds”这类缩略语，或“种草”这样的旧词新用。这样的选择既顺应了群体内部的表达习惯，也反映出人们对认同感和归属感的追求。

从社会心理学看，从众是社会交往中的常见现象，到了网络环境里，个体更容易在群体压力下模仿他人。网络语言通常简洁、生动，也更有感染性，因而容易在社交群体中迅速扩散并引起共鸣。比如一些网络流行语，凭借诙谐幽默的修辞效果，往往能在短时间内被大量用户接受和使用，进而出现“语言狂欢”。这一现象既会强化群体内部凝聚，也让个体在参与中获得情感满足与身份认同。可见，网络语言修辞特点的传播，与从众和认同心理有密切关系。

4.3 娱乐与减压心理

网络语言常带有幽默和戏谑色彩，娱乐性较强，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压力，这从一个侧面映照出当代社会的文化心理。现代生活节奏加快，信息过量、技术扩张又叠加其上，人们承受的心理压力明显上升；相比之下，网络语言轻松、诙谐的表达，恰好成了较易被接受的释放方式。比如“嘎嘎”这类拟声词用来模拟笑声，会让文字表达更鲜活，也更容易在交流中带出轻松、愉快的气氛，增加对话的趣味。正因如此，网络语言在日常交往里也承担着一定的情绪调节作用，对娱乐和放松的心理需要形成回应。

网络语言呈现出的娱乐化色彩，与社会文化中日益明显的泛娱乐倾向有直接关系。媒介技术持续演进后，新媒体传播越来越碎片化，也更偏向轻松消遣，网络语言正是在这种语境中形成并流行的。它常借助词性转换、句式变造等方式生成新鲜而带有调侃意味的说法，如

“xx 它不香吗”这类流行句式；这类表达好记、易传，也往往能迅速激起情绪上的共感。相关研究认为，网络语言这种娱乐化修辞，一方面是在回应技术松动与信息过载，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们面对复杂社会环境时对心理慰藉的寻求。也就是说，娱乐需求和减压心理始终参与了这类修辞特征的生成与扩散。

5 网络语言修辞特点的影响

5.1 积极影响

5.1.1 丰富语言表达

网络语言的修辞实践正在改变传统语言，词汇更活，表达手段也比过去丰富，语言可展开的空间随之增加。网络语境中，谐音、缩略和旧词新用都很常见，这类用法让表达更生动，也更贴近日常交流里的个性化需要。以“666”为例，它在互动中既表示赞赏，也让数字本身获得了特定的文化含义；“yyds”这类缩略词则因简短直白，很快进入日常使用。词汇层面的这些变化体现出语言的流动性，也表明网络语言会影响社会文化。在语法层面，词性活用与句式变化也在扩展传统语言的表达空间，使语言运用更为灵活。整体而言，网络语言依靠自身的创造性和适应性，持续改变着传统语言的表达面貌。

5.1.2 促进文化传播

网络语言因其鲜明的修辞特征，在网络文化与流行文化传播中占有一席之地，也影响了文化的扩散和更新。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更快、覆盖更广，网络语言正是其中常见的传递媒介。像谐音、拟声、缩略词这类表达，因为简短、直观，也更容易在平台中扩散并被接受。它们不只增加了传播的趣味，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新的文化认同。拿“种草”来说，它本是“栽种植物”的意思，到了网络环境里却更多表示“给人推荐好物”。这种旧词的新用，一方面折射出消费方式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推动了电商文化和社交分享的传播。再看“xx 它不香吗”这类说法，借反问把情绪说得更强，后来慢慢变成流行文化里常见的表达。类似修辞的扩散，不只改变了网络文化本身，也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更容易借这些共享的语言符号产生共鸣。

5.2 消极影响

5.2.1 对传统语言规范的冲击

网络语言一旦偏离规范，原有的语法和词汇规则就

可能受到冲击，语言传承也会随之受影响。网络交流强调便捷和趣味，许多说法因此脱开既有规则，显出较强的随意性和非规范性。以词性活用为例，这类表达虽然能增强语势，却也可能干扰语法结构。网络中把名词作动词使用并不少见，如“我百度了一下”里的“百度”。这种用法虽已相当常见，但对传统语法造成的影响仍不可轻视。与此同时，缩略词、谐音词大量出现，也容易使词义含混，削弱表达的准确性和严谨性。“yyds”这类说法在日常交流中较易识别，但进入正式场合或书面语后，往往会带来理解困难，甚至产生误读。还应看到，网络语言若过度简化，年轻一代可能因此忽视传统规范，语言的长期延续和文化遗产也会受到影响。怎样在鼓励语言创新的同时守住传统规范，仍是当前需要面对的问题。

5.2.2 沟通障碍

一些较小众、带有明显圈层色彩的网络用语，在跨群体传播时常会产生理解偏差，影响信息传达的准确性。网络环境里，不少修辞色彩较强的表达只在特定社交圈中使用，圈外人未必了解其含义和用法。以“嘎嘎”为例，它常被用来表示笑声，但放到正式语境或代际交流中，往往并不合适，甚至可能引起误解。谐音词、缩略词也是如此，一旦缺少必要语境，信息含义就容易发生偏移。像“666”在年轻人那里多表示赞同或夸奖，在年长者或缺乏网络经验的人看来，却可能只是毫无意义的数字。这类由语言习惯差异引出的沟通阻碍，不仅降低传递效率，也可能拉大群体之间的距离。到了跨文化交流中，这种带有特殊修辞的网络表达还会放大原有差异，使沟通更为复杂。因此，怎样在网络语言的创新表达和一般可理解性之间取得平衡，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

6 网络语言修辞特点的发展趋势与建议

新媒体技术持续演进，社会文化也在变动，网络语言的修辞形态一直在调整，近年尤其呈现出交融与分化并见的状态。短视频、直播、虚拟现实等传播形式扩大了语言使用场景，表达更直观，视觉因素也更显眼，“emoji”等表情符号因而成为跨文化传播中常见的修辞手段，反映出语言表达与文化交流的相互渗入。与此同时，年轻群体仍在追求个性化表达，谐音词、缩略语和新句式不断出现，使网络语言既留下鲜明的时代印记，也保持较强弹性。这一变化不是单向展开的，而是技术

演进、社会心理和文化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生活节奏加快后,人们更偏向简洁直接的表达,符号化、缩略化用语随之增多;一些流行语在短期扩散后很快被替换,也说明网络语言有明显阶段性,并始终处于更新之中。面对这种变化,网络语言既要保持活力,也离不开基本规范。管理部门可结合网络传播实际划定适用边界,对不规范表达作适度引导,避免其在教育和正式场合过度扩散。学界和媒体也应加强研究与传播,通过专题讨论、案例分析等增进公众对其修辞特点的认识,为相关规范奠定理论基础。教育同样不宜缺位,学校可在语言教学中适当引入网络语言,引导学生辨别不同表达的适用场景,增强语言判断能力;家庭和社会也应参与其中,以较为积极的引导帮助青少年形成相对规范的网络表达习惯。同时,还需把网络语言放回传统文化语境中考察,发掘其中积极的文化因素,使其在创新过程中延续既有的语言文化价值。规范与引导若能结合,网络语言才更

可能在保留自身特点的同时,承担社会交流和文化遗产的功能。

参考文献

- [1] 樊超. 新媒体视域下网络语言对汉语言文学的冲击及应对研究[J]. 新楚文化, 2024, (03): 75-77. DOI: 10.20133/j.cnki.CN42-1932/G1. 2024. 03. 024.
- [2] 苏光. 新媒体时代网络语言应用的思考[J]. 互联网周刊, 2022, (24): 92-94.
- [3] 蒋悦. 网络流行语的修辞解释与思政意蕴[J]. 记者摇篮, 2021, (09): 63-65.
- [4] 石翠, 王杨. 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语言的特点及影响[J]. 科技广场, 2016, (05): 91-93. DOI: 10.13838/j.cnki.kjgc. 2016. 05. 022.
- [5] 段曹林. 变革与互动: 网络时代的词语修辞新动向[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1(03): 17-24+150. DOI: 10.19669/j.issn.1009-5101. 2020. 03. 003.